

歷史空間

話說「二王共治」

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平和縣九峰鎮，有一座府級建制的都城隍廟，裡面供奉主神是唐代的著名詩人王維。也許，有些人會想不通，平和縣建縣至今才不過500年左右，而王維乃唐代詩人，他怎麼會跑到平和縣九峰鎮當起都城隍爺？另外，一個小小的山區小鎮又怎麼會有一個府級建制的都城隍廟呢？這會不會太牽強？更有意思的是，由於王維的出現，平和縣古縣城九峰形成「二王共治」的有趣局面，此事說來話長，且聽我慢慢道來——

王維，唐代詩人，字摩詰，漢族，祖籍山西祁縣，開元九年(721年)中進士，授太樂丞，被貶為參軍後，復官為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詩佛」之稱，現今有存詩400餘首。「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居秋暝》)；「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這些流傳千古，膾炙人口之詩作就是出自他手。在唐代，王維與另一位詩人孟浩然並稱「王孟」，可見兩人均非等閒之輩。

再說平和建縣歷史：明正德二年(1507年)，漳州南靖與廣東、龍岩交界處的農民在詹師傳與溫火燒的率領下舉行起義，不久就被官府鎮壓下去。八年，起義烽火再度燃起，而且聲勢比前次更為浩大，起義軍轉戰閩粵三省邊區，致使「三省震動」。十一年(1516年)冬，朝廷派王陽明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鎮壓了詹師傳等。於是生員張浩然、耆民曾敦立並山人洪欽順等上書呈請設縣，王陽明也認為「不設縣治賊無由息也」，遂於明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具本請旨，在「添設清平縣治疏」中申說理由「呈乞添設縣治以控賊巢，建設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並踏勘縣治所於河頭大洋陂(即今九峰鎮)。上疏不久便得到明王朝恩准，於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置縣。取寇平而民和之意義定縣名為「平和」。由此可見，平和縣最早縣治就設在今九峰鎮，而且，是由王陽明一手操辦的。此外，王陽明還根據明朝政府的規定在建置縣衙的同時興建了城隍廟。有關

這點可以從王陽明寫於正德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的《再議平和縣治疏》中見到：「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外築城牆俱已完備，惟表牆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完工。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期在仲冬完工。」(《平和縣志》第975頁)。足以證明。



王陽明

網上圖片

王維

網上圖片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王陽明還有一層身份更為重要，即他是我國宋明時期心學集大成者，可以說是個大哲學家。在歷史上，王陽明的心學與孔子的儒學、朱熹的理學，並稱為孔、朱、王。由此可見他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其實王陽明還是位著名的詩人。他非常熱愛故鄉的山山水水，回故鄉時，常遊覽名勝古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憶龍泉山》：「我愛龍泉山，山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雲山，三年走車馬。愧殺岩下泉，朝夕自清瀉。」還有《雪竇山》：「窮山路斷獨來難，過盡千溪見石壇。高閣鳴鐘僧睡起，深林無暑葛衣寒。雷雪隱隱連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莫訝諸峰俱眼熟，當年曾向畫圖看。」這些詩明麗、秀拔，數百年來被人們傳誦不息。可見，他與王維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說他在詩學上崇拜王維也是說得過去的。

那麼，王陽明到底是怎樣請王維來當九峰鎮都城隍爺？不妨看看以下推測，或許是個非常有趣的話題。當然，或許還有其它因素暫時不得而知。

大家都知道，王維乃唐代詩人，而王陽明是明朝詩人，二者是如何扯上關係呢？有人說，是因為兩個人姓「王」，有淵源關係，也有人說，王維是王陽明崇拜的偶像。其實，無論怎麼說，王陽明把王維請來當都城隍爺在民間已經流傳近500年了，而且香火旺盛，這是事實。回過頭來仔細一想，王陽明把王維請來當都城隍爺也不奇怪，首先，王陽明是當時平和縣的

最高長官，想立誰為都城隍爺可以自己拍板；其次，王維是王陽明崇拜的偶像，又都姓「王」，加上王維官至尚書右丞，請他來當都城隍爺並不為過；第三，也是最重要一點，就是兩人「志趣相同」，都是詩人，又都對儒、釋、道三教深有研究，可謂知己。

話說至此，我彷彿突然明白了，原來王陽明請王維來當都城隍爺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想要形成「二王共治」的局面。也就是說，王陽明和王維都姓「王」，又是崇拜偶像，因此他希望能夠在自己創建起來的縣治實現「二王共治」的願望。也就是說，一個人管陽世，一個人管陰間，這樣豈不妙哉？！當然，這只是我個人臆測，但我認為，王陽明作為一代心學宗師，他的造化境界當比我等俗輩高妙得多，因此，我寧願相信「二王共治」符合王陽明的心學意境。當然，「二王共治」對平和縣而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組合，並傳出許多佳話。在九峰鎮和秀峰鄉就有關於「城隍媽」的傳奇，也因此成為信仰的依據之一。

九峰鎮都城隍廟，始建於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至今近500年歷史，儘管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曾多次重修，之後也有過修復，但基本保存完好，沒有太多改動，在都城隍廟裡的二進和四進的迴廊壁上，繪有《福祿壽星》、《十八層地獄圖》、《二十四孝》等40多幅精美壁畫，據眾多專家考證，應為宋代作品，如此彌足珍貴的文物為「全國少有」，難怪平和縣九峰鎮會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然而，令我更感興趣的是，王維是個詩人，也就是所謂的文官，而王陽明是個理學家，又是平和縣開縣始祖，暫且不討論他為何要把王維嬗變為地方黎庶的保護神和官吏執法的監督神，單就這一舉動就道出了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特點，也傳達出王陽明文治武功的願望實現以及對文官制度和太平盛世的期待。或許，最有意義最耐人尋味之處就在這裡。當然，歷史真相如何，已很難考證還原了。

五棚閒話

孫貴頌

說「籠子」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這個講話，順民意，得民意，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時代要求。

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阿克頓爵士說過一句傳世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大家都主張要對權力進行約束，進行監管，進行控製。那麼，這個「籠子」該由誰來打造？打造一個甚麼樣的籠子？以及籠子造好後，誰來監管它？就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了。

首先，不能由掌權者自己來閉門造「籠」。毫無疑問，籠子應當由權力的委託者——公民來打造。掌權者的權力本來是公民讓渡的，讓他們用這個權力來管理這個國家，與人民一道治理這個國家。可是由於管理者自身的素質不一，極有可能濫用職權，因此為了使好的掌權者不致變壞和壞的掌權者不敢使壞，就需要設計一種制度，打造一個籠子，把掌權者關在籠子裡行使權力。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讓掌權者既當規則的制定者，又當規則的執行者，同時還是規則的監管者，肯定不行。那樣的籠子，形同虛設，有不如無。公民或者看不到裡面的人，或者只能站在外邊拍手叫好，無權過問人家在幹甚麼，幹得怎麼樣。就像《空城計》中諸葛亮唱的「國家事用不着爾等操心」。如今這個籠子，公民不但要親自參加設計，共同打造，而且有權對關在籠子裡的人物和他們的言行，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這樣的籠子，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其次是打造一個甚麼樣的籠子？日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河北曾以劉鐵男案件為例談到：「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籠子紮結實，牛欄關貓是關不住的」。這就啟發我們，這個籠子要建造得合適、合理才行，「牛欄」太密，密不透風，就變成了一堵牆，掌權者藏在裡面，外面的人無法與他們交流，更談不上監督；「牛欄」太疏，成了「牛欄關貓」，籠子形同虛設，掌權者就很容易鑽空子，而且一鑽就鑽

成功。而籠子如果設計得不合適，或者漏洞百出，或者百密一疏，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原山東省德州市市長助理張如廷，因為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受到法律制裁後，深有感觸地說：「『坑』大了，就會掉進去。」我們為甚麼出了那麼多的貪官污吏和腐敗分子，原因之一就是制度的籠子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非但不能約束掌權者，而且讓他們利用了籠子所帶來的方便，比如「一把手簽字」制度，怎麼可能保證不使公款國幣流入私人的腰包？還有，既然要「老虎、蒼蠅一起打」，那麼就要老虎、蒼蠅一起關。不能只關蒼蠅不關老虎，像原山東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所說的那樣：「官當到我們這一級，就沒有個人管了。」讓大官站在籠子外面發號施令，小官在籠子裡面俯首聽命，搞「刑不上大夫」，都是不行的。

最後，籠子造好了，掌權者被關進去了，誰來保管這籠子的鑰匙？也是個問題。鑰匙不能拴在掌權者的腰上，那樣肯定會出現監守自盜的情況，鑰匙要拴在不是掌權者的人身上，拴在監管人的身上。掌權者不能從裡面用鑰匙將自己反鎖起來，或者未經允許隨便打開籠子。掌權者只是運動員，監管者才是裁判員，運動員的一舉一動，表現優劣，都要置於裁判員的眼皮底下。他們一旦犯規，立刻就會受到黃牌警告，甚至被紅牌罰下。只有這樣，籠子才能不成為擺設，起到牢籠、拘囿的作用。

網上曾流傳一個段子，說的是「神十」上天時，有記者走向街頭採訪：「『神十』已經成功飛天了，請問你有何感想？」有市民答：「這說明解決我國的食品安全、醫療改革、官員財產公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環境保護和治理等問題比登天還難！」這事不管真假，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而解決這些問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是一條終南捷徑。

安立志先生說得好：權力具有獸性。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打造關押、看管權力的籠子，真正把權力這隻「野獸」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生活點滴

星池

未遲

七月中，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放榜，轉眼之間，七月末，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放榜。隨著學制更改，物換星移，昔日的香港考試局現已稱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我曾參與的高級程度會考，開辦了三十四年，終也要完成歷史任務。其實，公開試與我略有距離，早已埋在某時間夾縫，但愈益朦朧的畫面及稍遜的感覺，猶悄悄留在心坎。尤其憶起當年，放榜前與同學們共同度過，一起吃以豬雜滾熟而成的綿滑「及第粥」，取狀元及第的好意頭。

翻箱倒篋，尋回那時的高級程度會考證書，保存尚佳，印着往昔辛動的學習成果。紙上的香港考試局字樣，以英文字母來顯示成績等級的方法，或甚是整個公開考試，均會無奈地隨歲月流逝，被人淡忘，難免有點感慨。此後的莘莘學子，將不再明瞭我們曾經理首苦讀的考試是怎樣的，僅是迎接放榜的不安心情大概相若。

細閱相關報道，是次末屆高考的規模小，僅予自修生報讀，最年長考生已屆六十四歲。想起那年，應考「英語運用」的說話能力部分，於小組討論時選上一名中年男考生。他的英語未算流暢，神色有點倉皇，與我輩考生一樣緊張。考畢後各人匆匆離開試場，未有閑聊，卻頗欣賞他。不知曉他是否年輕時未能完成學業，此刻想一圓讀書考試之願；還是工作上，規定須有較佳學業成績才能更上一層樓。人生際遇異常，能持續學習，有心尚未遲。

八月初，大學聯招結果公布，有人獲派心儀的學士學位，難免有些考生未能如願而大失所望。從報上得悉有人因升讀大學夢碎而輕生，實覺唏噓。也許，她有着不為大眾所知的故事，我們亦難以體會其感受。只是，那一步除了踏出天台，該還有別的路途可供選擇。尚且年輕，有向前闖的本錢，哪怕繞路，燃燒青春。

把握當下的機遇，別讓時間白白流走是極為重要，但毋須過於強求。也許，是時機未成熟。世事難料，累積閱歷，將來的路或會更廣闊，活得更豐盛。千里之行，有心起步，實屬未遲，失去生命，一切才會太遲。



千里之行，有心起步，實屬未遲。

網上圖片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坂



圖解：

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內地人越來越重視婚禮的風光，禮金也水漲船高，人們所以把赴婚宴也叫去吃「高價飯」。我們倡議：婚禮從簡，浪漫不減；禮金雖不收，祝福不能少。愛情平平淡淡也是真，共同的理想、心願才是婚姻的實質，要比一場奢華的婚禮更為重要。

詞話詩說

梁偉詩

跑車與坦克

從2011年起，敵欄一年一度客串兼差談國語歌詞，過去「國語」一番的包括〈下流〉(2011)和〈蓋亞〉(2012)。2013年，要談的國語作品是張震嶽的〈跑車與坦克〉。

近十年間，台灣創作歌手張震嶽總共只發表過《OK》(2007)和《我是海雅谷慕》(2013)兩張唱片，堪稱十年磨出一刀一劍。全新大碟《我是海雅谷慕》較諸城市得來又帶點原住民音樂色彩的《OK》，所關注的課題更大，包括人與世界、自然與環保、鞭撻台灣東海岸的發展規劃、世俗「向錢看」的主流價值觀等等。「海雅谷慕」四字原是張震嶽在阿美族的原住民名字和父親名字的結合，《我是海雅谷慕》大走慢活、返璞歸真、反思生活的路線，先後發表了〈破吉他〉、〈走慢一點點〉、〈別哭小女生〉、〈我家門前有大海〉，還有今回要談的〈跑車與坦克〉。

華語流行音樂世界，其實也有大量作品，對於現代異化勞動和高度資本主義發展有所省思。粵語流行歌曲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詳的My little airport〈邊一個发明了返工〉(2009)和李克勤〈挨風科〉(2010)等。2013年，張震嶽詞曲的〈跑車與坦克〉乾脆單刀直入，將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生活對舉——「女人手裡的花 男人肩上的槍 女孩一臉瘦巴巴 男孩一臉驚慌 坦克壓過原本是熱鬧的街 異國的士兵帶來糧食和水 毫無未來的百姓已經厭倦 已經厭倦 不想再流浪 女人整型做臉 男人刷卡付錢 女孩不想上學 男孩只想玩 跑車壓過原本是落沒的街 政客和商人帶來經濟起飛 酒足飯飽的胖子已經厭倦 只想減肥」

〈跑車與坦克〉的首段，描繪了第一世界或城市中男女的外觀，女的捧着花、男的有槍傍身，好像電影海報般的俊男美女。鏡頭一轉，異域女孩卻瘦骨嶙峋、男孩又生活在不安之中。原來因為戰爭，坦克入侵某些相對落後的地區，第一世界的人帶來糧食和水，也帶來生活的不安穩，使得本已資源匱乏的村子，陷入絕望與恐懼之中。那麼，同一時間城市人又在做甚麼呢，原來女的忙着根據都市塑造的女性形象來美容整型，男士付錢即可。表面上，來

自城市的「侵略者」固然為村子帶來無限商機，同時也不知不覺間扭曲了原來的價值觀，且看以「酒足飯飽的胖子」為代表的成功模樣，最後生活窮得只剩下減肥。

這裡，〈跑車與坦克〉非常嚴肅地思考了所謂先進與落後、城市與鄉村、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微妙關係。有時候，前者的進取可能引致難以想像的災難。以香港為例，剛於本年八月二十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香港分會發表的生態足印數據顯示，目前地球正「出現了我們所說的『生態赤字』，我們在用的都是下一代的資源。」早在七十年代開始，人類已經開始透支地球資源。香港著名環保領袖更謂，香港城市的地球資源透支度，用金錢來表述，相等於月薪三千元(香港人均生物承载力只有0.03地球資源公頃)，每月的用度卻達到驚人的四十七萬元(4.7地球資源公頃)！香港人欠下的債，原來一直是其他地區的人們在償還，如同我們所熟知的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買賣關係」。最可怕的是，地球先生愈發惱怒，我們也必須承受極端的嚴寒和酷暑、連綿暴雨等異常反撲。在不遠的將來，更估計會出現水源和糧食缺乏等嚴峻問題。於是，〈跑車與坦克〉的第二部分，乾脆由宏觀的角度出發，揭露世界資源向第一世界的嚴重傾斜——

「兩種不同世界各自在另一邊 總是不停平衡 高低又歪斜 正義猶如謊言真理萬千變 我們所相信的 埋在瓦礫堆 轟隆隆的炮聲 舞池裡的鼓聲 有人置身事外 有人沒有家 地球媽媽累了 發燒居高不下 你我卻為了利益 撕破臉」

〈跑車與坦克〉最後形象化地將頹垣敗瓦與紙醉金迷的世界，放在「地球媽媽」的角度觀之，她原來一直承受着苦難，高燒不退已久，紅塵中人還在昏昏噩噩。張震嶽這首歌與「反對發展台東美麗灣」密切相關，發展者不免上演着侵略者：「〈跑車與坦克〉裡面反思世界的公平，有人飽受戰爭之苦，有人卻享受着尖端科技的物質世界。身為公眾人物，希望丟下一顆石頭可能引起一些漣漪。」